

音樂的話

關於西洋音樂史中古典樂派時期的故事

陳心銘



上學期一開始淑玲便邀請了許多位朋友，寫一些有關於「音樂」的稿子，這才知道，她已經接下了「勁草」總編的重任，準備出一個音樂的專欄，廣泛的探討屬於音樂方面的知識於是義不容辭的答應下來，恰巧手邊有一本由康福先生主譯，全音樂譜出版社出版的「音樂欣賞」，內容很詳盡的介紹了西洋樂史的演進特色及音樂的要素與形式，是一本值得一看的書，現在僅把其中有關於古典樂派時期的部份節錄出來，供各位做個參考，我想這段時期會出現過許多位傑出的音樂家及作品，應該是大家都很熟悉而有興趣的吧！

首先讓我們來談談什麼是「古典」？也許有的人會在直覺的反應中把「古典」與「古老」聯想在一起，然而在這裏「古典」的意義却不是那樣的，它的正確解釋應該是包含著傑出、明晰、比例勻稱、莊嚴與美麗的意思。一般所謂的「古典樂派時期」大約是從一七五〇年到一八二五年。在這個時期裏，由繼承前一代作曲家而來的新旋律形式、組織結構與音樂思想，得到改善和清理，並注入了莊重的氣氛同時也為這些革新的內容尋得適於表現的曲式，因而產生了驚人的效果。這類音樂率直而精巧地表現多方面的感情，音樂材料的使用清晰而經濟每一個細節也都設計的非常勻稱，作品的表現重視內容與曲式的平衡，例如戲劇性的事物由戲劇性的音樂來處理，深刻的情感則運用深度的和聲，簡單的言辭便由簡單的風格來表現。（註：作曲家的材料是表達他音樂思想的聲音、音色、和聲與節奏，而這些材料便構成了「內容」，處理材料的方法就構成了「曲式」）

最能代表古典樂派時期的作曲家是海頓、莫差爾特與貝多芬。三位作曲家皆與維也納有關，海頓一七五五年在維也納開始他的音樂生涯，而貝多芬在一八二七年死於維也納，這兩個年代差不多就是古典時期的界線。



海頓生於匈牙利附近的奧地利小鎮羅勞，父親是個造車輪的工人，喜歡唱歌，但沒有受過正式的音樂訓練，母親的情形也差不多。海頓從小就有一付金嗓子，八歲時加入維也納聖史蒂芬天主教堂的唱詩班，在那裏他學了一些小提琴、大鍵琴、聲樂和簡易的樂理，但海頓很會觀察週遭的事物，樂意實驗也熱愛學習，因此在唱詩班裡他的程度比他受正式教育所學的超過很多，到了十七歲由於變聲，被逐離開唱詩班，他一直都是自己的老師。

海頓是十八世紀最多產的作曲家之一，他的歌劇、舞台劇、彌撒聖樂、交響曲、協奏曲、四重奏、三重奏、嬉遊曲與其他小品，總數達千首，許多作品都散失了，比較常聽到的是他一〇四首交響曲中的十二首；八十三首協奏曲中的十二首；與一部神劇——創造。

海頓通常都是孤自工作的，除了在一七八一—一七八二年間會見了莫差爾特之外與其他作曲家並沒有直接的接觸但是那次的相遇，即使他們成為莫逆之交，對兩位作曲家日後的創作都很有幫助。海頓的妻子並不體恤他，因而使得他更加孤獨，但海頓永不歇止地工作，沈著而穩定。他曾於退休後到倫敦去指揮與作曲，並獲得牛津大學頒贈的音樂博士學位，自倫敦返國後，體力漸漸不行，死前數年，幾乎已完全不問世事，一八〇九年拿破崙開始炮轟維也納時，海頓去世。

莫差爾特生於薩爾斯堡，父親是作曲家，小提琴家也是位好老師，他對他兒子天才的發掘，是個非常理想的人選。莫差爾特自三歲就開始學音樂，他的父親教他各式各樣的音樂：新的、舊的；大作曲家的與小作曲家的。每一首作曲都留給莫差爾特深刻的印象並影響他日後作曲的風格。

莫差爾特六歲時，即開始巡迴演奏的生涯，他到處聆聽各路作曲家的樂曲，凡是聽到的音樂，他都能吸收、記住，他的記憶特佳，過目不忘。由於不斷的作曲，他知道如何利用別人的音樂。同時，隨著批評能力的增加，他也知道了如何捨棄與改進這些音樂的素質。

莫差爾特慢慢長大了，天才兒童光輝燦爛的日子也逐漸離他遠去，但巡迴演奏仍舊持續到他二十三歲。接著，他受聘寫作歌劇及其他樂曲



。一七八二年與康士坦沙·韋伯小姐結婚，並定居在維也納。莫差爾特時常接受委託，也會公開演奏自己的作品，但他的收入非常不穩定，夫妻二人又拙於理財，因此經常負債渡日，非常窮困。一七九一年十二月去世，年僅三十五歲，他的一些生前好友送靈至墓地，却由於氣候惡劣而折回。這位世界上最偉大的音樂奇才就這樣長眠於無名的貧民墓地。懷才不遇，加上經濟困窘，使得莫差爾特的心情一直非常頹喪，但是這種情緒都很少反映到他的音樂上。莫差爾特的作品包括二十部歌劇及各種不同的舞台作品；十五部彌撒曲及其他聖歌，五十首交響曲，四十多首協奏曲，六十餘首各種奏鳴曲，二十六首弦樂四重奏，三十餘首其他室內樂及數以百計大小各異樂器不同的作品。

莫差爾特對於外在音樂刺激的反應上也是個天才，他很快就發現同類作曲家音樂中最有價值的部分，無論是表現的方法，曲式的改革與樂曲的轉折，他都能找到應用與改善的辦法。如果與期望不合，他就立刻轉向其他地方去尋找，假如真正有價值，他就以自己的口味與音樂感將它溶入自己的音樂裡。因此，莫差爾特的音樂，就一方面來說，是歐洲所有音樂的綜合，而同時是經過有史以來最傑出音樂心靈的淨化，再變為自成一格的樂曲。

海頓的沈著與穩定使他的音樂避免了憂傷與悲觀，莫差爾特則喜歡表現這類情緒，但他們兩個人都沒有達到真正英雄境界；貝多芬却真正做到了。貝多芬對當代音樂界的衝擊非常巨大，他不但為音樂指出一條新的道路，同時更發掘了人類心靈最深處的一面。

就音樂家來說，貝多芬是第一一個獲得自由者。海頓一生向他的職位妥協——遵命作曲、穿著制服、仰賴主子以求顯貴；莫差爾特基本上也是同樣制度下的產物，他本性上雖然獨立不羈，但事實上又無力為自己打開一條新路，最後終於還是在社會壓力與本性的矛盾衝突下，死於貧病。貝多芬則不然，他利用主子，漠視他們的存在，只根據自己的意見作曲，為了自己作曲的慾望而作曲，他所有的創作幾乎都是自由孕育出來的藝術品。至於它們有多少實用性，主子們有什麼希望，或演出的機會有多大，全都不在他關心之列。貝多芬只在內心掙扎驅策之下作品，而

他每一首曲子都強迫著聽眾們提高自己的鑑賞力。在當時一個只懂得欣賞外在美與旋律的世界裡，貝多芬的音樂帶來了罕與倫比但却舉世共賞的宏偉與壯麗之美。也正是這位近視、麻臉又耳聾，毫無社會聲譽，只有突出個性、偉大心靈與奔馳想像力的貝多芬創造出來的奇蹟。

貝多芬一七七〇年生於波昂，父親是當地合唱團的團員。貝多芬從小就沒有受過正式的音樂訓練，因為他的父親是個粗暴而不可靠的酒徒。一七八七年母親不幸病故，從此他就失去了世上惟一體恤了解他的親人。但他負擔起兩位幼弟的生活，照顧嗜酒的父親，他努力盡職，充分表現了對家庭的忠誠。

貝多芬曾受過海頓、阿布雷茲格、沙里埃利等人的指導，但為時都不很長，之後，貝多芬不再拜師他自己讀書、作曲、實驗、自我批評；不斷的充實自己。貝多芬即興的本領特別受人愛戴，教授與演奏鋼琴便他有一筆穩定的收入，人們開始欣賞推崇他的作曲。

但不幸的事發生了，一八〇〇年左右，貝多芬三十歲，他逐漸發現自己的聽覺在衰退，一八〇一年他知道耳聾——音樂家的致命傷，對他已是個不可避免的事實，演奏生涯與音樂生命將從此中斷。貝多芬意志消沈，自殺的念頭出現在他的腦海中。然而不久，他的意志力開始活躍，他決定要主宰自己的命運，繼續作曲。一八〇二年，他恢復了自己心靈的安定，他並沒有與災難妥協，反而勇敢的超越了災難。他開始作曲，耳聾並沒有阻礙他創作的才能，他有時還公開演奏，但次數慢慢減少，此後他就一直致力於作曲，直到一八二七年三月被病魔征服為止，年僅五十三歲。

貝多芬的作品包括九首交響曲、七首協奏曲、十七首弦樂四重奏、十二首序曲、十二首鋼琴三重奏，約十二首其他各類的室內樂、三十二首鋼琴奏鳴曲、十五首提琴與其他樂器奏鳴曲、各種曲式的鋼琴作品、幾部合唱曲——包括那部莊嚴彌撒、一部歌劇——費德里奧，與其他各種大小作品。他的寫作數量和前輩比起來不算是多產作曲家，但貝多芬的作品不但較大較長，而且耗費較多的精力，遭遇較多的困難。更進一步而言，他的作品很少以標準化的形式出現，每一部作品都獨立而自成一格。

待尋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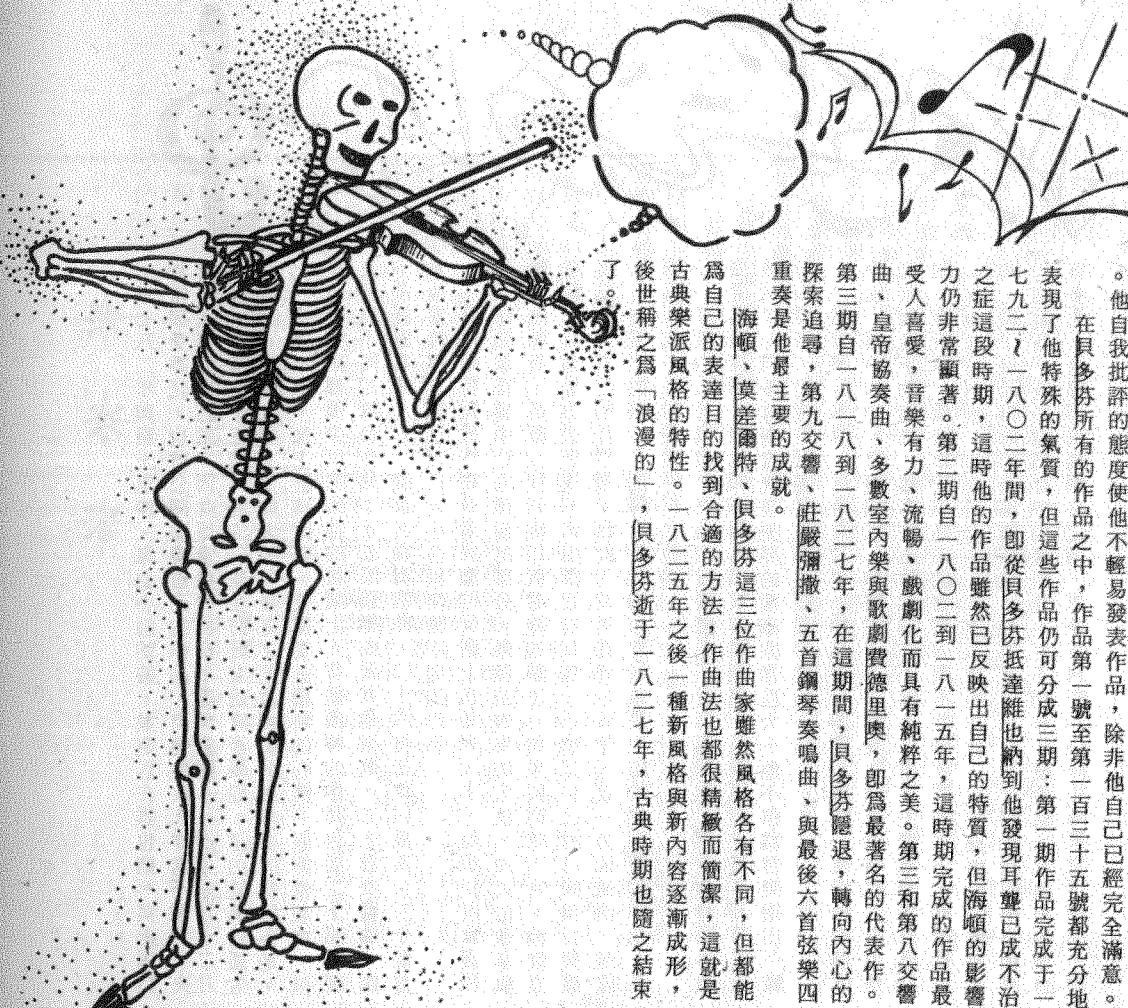
杜邦憲

「答案」是首歌名，由羅清先生填詞，李泰祥先生譜曲。這首歌，非常簡短，却是肌理強勁，內蘊沈然，具有最大的密度，表現出極強的張力。

羅清是現代詩壇新爭而成的一顆星，他的出現，徐光中譽為「新現代詩的起點」，他給現代詩壇帶來一股清新、平易而味醇的風格，活潑潑的筆觸，時時閃現智慧的純真與深刻。這一篇詞，保持了他一貫的風格，他自述其詞說：「希望在簡潔的現代白話中，表達出平凡的暗示，及巨大的張力，以期與文言文的句法抗衡，並呈現出一種全新的現代感及節奏感。」這篇尋答文字，不過是居於肩牆之外而作，是即是離，敬待蒙啓。

這首歌詞分爲三段：二天上的星星，爲何，像人群一般的擁擠呢？三地上的人們，爲何，又像星星一樣的疏遠？三地……從上可看出，歌詞中連串的運用了問句，絲毫找不到肯定的語氣，然而題目却定爲「答案」，這種衝突性的巧妙手法，在此便產了一股汨汨的沈滯傷感的戲劇性張力，是因爲答案昭然？還是作者另有苦衷，懇求您的答案？

他自我批評的態度使他不輕易發表作品，除非他自己已經完全滿意。在貝多芬所有的作品之中，作品第一號至第一百三十五號都充分地表現了他特殊的氣質，但這些作品仍可分成三期：第一期作品完成于一七九二——一八〇二年間，即從貝多芬抵達維也納到他發現耳聾已成不治之症這段時期，這時他的作品雖然已反映出自己的特質，但海頓的影響力仍非常顯著。第二期自一八〇二到一八一五年，這時期完成的作品最受人喜愛，音樂有力、流暢、戲劇化而具有純粹之美。第三和第八交響曲、皇帝協奏曲、多數室內樂與歌劇費德里奧，即爲最著名的代表作。第三期自一八一八到一八二七年，在這期間，貝多芬隱退，轉向內心的探索追尋，第九交響、莊嚴彌撒、五首鋼琴奏鳴曲、與最後六首弦樂四重奏是他最主要的成就。



我們若把這概詞縮來，便可寫爲：「星星擁擠如人；人又疏遠如星。唉……，人、星之間，就藉這一點而打通，人星、星人，兩個意象不斷的交流出現，不斷重疊在腦中，隨著音樂的流轉，悄悄然，四周愈形的岑寂，彷彿化入了一片不勝寒的懸天，一顆顫慄不止的孤星獨立在其中，比鄰悉爲畫步而止，刺過來的只是寒光如劍冷，張開了嘴，也只有無言的洞黑，消融入廣漠的淒冷。

跌落到人間，便有周夢蝶冷坐臺北街頭，滄然，若身於像館，心聊何屬，意歸故舊。人人心牆自築，帶來人心的苦悶、孤絕。詩人害怕了，故操起屈筆，發爲質句，但是這股社會的巨大潮流，又那裏是單人之力所能爲呢？人人築牆的速度，更快過汨羅江的湧濤，一個個的浪頭，擊沒了載浮載沈的答案，吶！只能付諸一聲長歎！

但是詩人就此洩氣了嗎？這首歌最後一次重覆時，只爲「天上的星星……」，在此，詩人運用文法上的切斷，使本來自然期待著下一句的心靈，不期然的受到了震動，又再運用餘音的延長，引導著聽者的思緒，使其仍就思路而下，受震的心和綿延的思緒重新結合，產生一股新的，向上的思想。天上的星星，不是早已和地上的人們重疊爲一個意象了嗎？天上的星星，它該怎樣的求變？地上的人呢？這正是想要重新清醒人心，蔚成一股清流，沖毀那座座墓牆。

答案呢？需您的決定了！
(註：以上所說「詩人」當然兼指二者。)

